吾南集 七
雜著
共七

吾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雜著

山中燭話

曩歲重翁在智海也爲來學者懇請著海上筆語一篇首以大舜精一執中十有六言爲頭腦而繼之以孔孟二夫子許多懿訓參互反復於理氣界分辨析甚悉又申之以羣聖持敬之言以明心法相傳之一致與夫憂道慨世勉人進學之意丁寧懇至此是燭幽之鑑指南之車而卽一部小心經也雖如余昏劣亦嘗受讀而脫

然如大寐喚醒也丁亥元日季兒鶴楨翻出往年曆子請寫要言以爲筆語之對余笑曰筆語一此優矣復何云云時鶴楨方讀易且近夜有與諸生共話者因以記之名曰山中燭語豈敢於筆語對之云乎哉

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太極理也兩儀氣也理氣二者元不相離理外無氣氣外無理朱子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不可分先後言之而若窮源極本則畢竟是先有此理故曰太極生兩儀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〻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周子此圖說盖原於夫子而推衍增益發明其妙如曰無極言其理之無形狀方所也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如曰動靜明言其理之有動靜也理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盖動靜者氣也動則非靜〻則非動氣之局也一動一靜者理也在動在靜所以循環理之通也此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若理無動靜氣何自而有動靜乎然太極之動便是陽太極之靜便是陰非動然後始生陽靜然後始生陰有大段層級也讀者不以辭

害意可也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

本然之妙者言其理之本體自然而其妙不測也所乘之機者言其理之一動一靜所乘者氣機也感興詩云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者正指此也盖理非懸空獨立底物其一動一靜專藉乎氣氣載理者也理乘氣者也乘氣而動時節乃陽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乘氣而靜時節乃陰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譬如人之乘馬一行一止皆在乎人之所使而非馬之自爲也今人但見馬之行止而不知行止之妙在乎人烏乎可哉

太極雖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而無一物能外乎是故陰靜陽動同一太極男女萬物同一太極也如非太極何以有陰靜陽動亦何以有男女萬物乎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即主宰之理也太極之謂也不由乎太極而自能動靜自能化生必無是理也

先賢有言曰陰靜陽動機自爾也非有使之者也陽之動則理乘於動非理動也陰之靜則理乘於靜非理靜也此愚之平日所疑者也果如此說則陰陽自動靜而不由乎太極也太極無動靜而只寓於陰陽也恰似一

疋馬馱死者於背而自行自止也若生者而乘則馬之一行一止皆乘者之所使也豈可謂非有使之者乎噫太極是果死者乎生者乎濂翁之言則不然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云者直從大本上推出說也理本如是故也太極動靜非理動理靜而何生陰生陽非使之者而何窮鄉淺末且生於數百載之下恨未得及門而質疑也

從古聖賢非不知天理之流行變化非氣不能而然不言其氣而直曰乾道變化曰天理流行曰君子之道費而隱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者何也既謂之變化流行

費隱發育則氣亦包在其中而主宰者理故也今若曰
陽動陰靜非有使之而理乘於動靜非理動理靜也則
是氣自主張而理之所乘不過隨氣之所爲而已不亦
可懼之甚乎

蓋氣發而理乘一句本是主意命脉故立文語勢不得
不歸重於氣之一字而氣先而理後氣主而理客氣握
權柄理失主宰名位易置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無已
則改之云理乘氣而發則庶可名正言順乎

大極只是理之一字天下事物無一非大極所爲而氣
亦理中之物事也其尊無對其妙不測其大無外其用

不窮上帝者太極之尊號也鬼神者太極之功用也誠者太極之實體也神者太極之妙用也一者太極之本原也萬者太極之分殊也理者太極之條理也氣者太極之運用也乾者太極之性情也易者太極之變易也善者太極之純一也命者太極之賦與也道者太極之當行也德者太極之至德也中者太極之大本也和者太極之達道也隱者太極之體微也費者太極之用廣也性者太極之準則也心者太極之主宰也言其本體則本然也言其無爲則自然也言其主宰之妙則所以然也言其已用當行則所當然也言則雖殊而理則一

也

理無爲者言其無作爲而其爲也自然而已此所謂天地無心而心普萬物者也先賢又以氣有爲三字爲理無爲之對案其實氣之有爲卽理之所爲也後人不深究其旨遂認以爲理眞無所爲而氣自有爲凡粗涉於流行發見者則目之以氣然則太極不過爲無用底物一塊死肉耳一陰一陽之謂道何處說去乎或者亦以無爲有爲分揀靜動靜屬於理動屬於氣至如四端亦謂之氣是不惟不知理之有動也亦不知氣之有靜也其不思甚矣

理通氣局四字說得精妙而然理通中亦有局氣局中亦有通何也理之用流貫通無乎不在而萬物一原人之理卽物之理者理之通也就中分殊者而言則乾健坤順人至物偏仁自是仁義自是義此理之局也氣則升降屈伸有萬不齊而陰自是陰陽自是陽者氣之局也就中一本者而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而非有二氣也此氣之通也譬如人之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一呼一吸一動一靜各有一定而然只是一氣之流通也此亦不可不知也

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道卽太極也一陰一陽循環不已者此太極之所以也張子所謂由氣化有道之名者是也

程子曰離乎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又曰陰陽非道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

太極非離陰陽獨立底物只在陰陽之內而主宰乎陰陽者也經文於一陰一陽上不着所以二字者非爲闕文也旣曰一陰一陽則雖不言所以而其所以之旨已躍如矣

朱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

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

天道流行無間可容息其動便是陽其靜便是陰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五氣順布萬物化生此皆實理之妙用不測而周子所謂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者此也

陰陽雖有淸濁之殊而其實皆一理也譬如水在於沙石則淸在於淤泥則濁是所乘之器不同也然其濁者亦不可不謂之水而其元初則只是至淸之水也人心之妙盖亦如此

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者事物之形體也事事物物莫不有理理則無形而只掛搭於形體上面故曰形而上者也形而下者直指其事物形體也對上者而言故謂之下非形而復有下者也

語錄三字類解形而上云未有形之前只有理而已此則恐失經文正義也

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

先着一形字而更分開上下者就其不離中言其不離

也若無形字而但以上下爲道器則是道器二者元自相離一上一下便是別物也何得謂器亦道道亦器乎

朱子曰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說得極精切

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以其不離者而言則器亦道道亦器也以其不雜者而言則道自道器自器也惟此形而上下四字說得最分明

理無形也故謂之虛氣有形也故謂之實然無形之理非在形外也若但以無形有形分開道器而已則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

上下二字含畜無限義理理尊而氣卑理主而氣役如天地夫婦父子君臣中夏外夷皆截然有尊卑之分而不可犯者理爲氣主則德博化行天下文明事事物物皆得其道而安其位矣氣奪理位則物欲熾盛人紀晦喪蠻夷猾夏危亡立至可不審愼乎

子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神者神妙不測之謂卽太極之異名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屬陰不屬陽而動中有靜靜中有動至神至妙其用不測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

妙者主宰之謂主宰萬物者卽太極也然不曰太極而

曰神也者太極之用便是神也

張子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

一者太極也兩在者在陰在陽也此解不測謂神之義

周子曰動而無靜靜而无動物也朱子曰有形則滯於一偏動而無動

靜而無靜神也朱子曰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動而无動靜而無靜

非不動不靜也朱子曰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此發明神妙萬物之義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

道其用則謂之神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太極本無極也易者生生之謂

道者一陰一陽之謂神者陰陽不測之謂其實一理也
但隨其地頭而爲言不同耳
此上數者莫非理也而惟於道謂之其理者日用事物
皆有當行之則而條理粲然循是條理而做將去是乃
道也
朱子曰神卽此理也理則神而莫測靜中有動動中有靜
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
自兩儀四象以至什百千萬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
間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方其動時未嘗不靜忽然在這
裏又忽然在那裏此所謂神而莫測也

子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無思無爲言其無心也若夫思慮而作爲則豈理之自然云乎天下至神言其太極之至靈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

夫子旣以至神通寂感言之而周子復以誠神分寂感爲說者理之體元非不神而及其未發無跡可見而只是這一箇眞實而已方其感應無所不通而其妙莫測其實神之體便是誠誠之用便是神非有二物一體一用也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註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本註感而遂通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

心者統性情而主宰乎一身者也分而言之則其寂然者性也心之體也感通者情也心之用也

朱子曰寂然不動者實理之體感而遂通者實理之用又曰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實理者誠也誠卽太極也太極爲天地生物之心而其動靜之妙與人心寂感相類中庸章句所謂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者盖亦一義也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也其動靜非氣機自爾實太極所以也此邵子所謂心爲太極者也

心之爲物本妙合理氣而成名者也理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以二者交細分說了則形者心之郛郭也火臟神明之舍是也氣者心之運用也動靜所乘之機是也神者心之主宰也神明不測是也理者心之實體也五常之德是也形與氣氣也神與理理也以氣言則形體而氣用也以理言則理體而神用也然非謂理氣二物各自有體用而一東一西也卽理寓於形而其妙用之所乘者氣機耳於此四者闕一不得以爲心也程

子所謂心如穀種者亦此義也

心一也有指理而言處有指氣而言處指理處不可喚做氣指氣處亦不可喚做理惟觀其所指如何耳

心本善孟子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是也其或有不善者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而失其本心也本心者何明德也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

人生氣稟有萬不同聖人得其至淸至粹者故方寸之間廓然大公物來而順應與天地相似若衆人則濁者愚駁者不肖其知不足以周物其行不能以成己苟能

博學實踐百倍其功則庶可以變化氣質而復其本善心統萬理爲性情之主朱子所謂惟心無對者以理不以氣也若以心性判作二物心屬於氣性屬於理則是氣爲理主也可乎

道心之發非不乘其氣而其所原者性命之正故屬之理人心之發非不原於理而其所感者形氣之私故屬之氣苟或但知心之本善而不審所感之私正則鮮不以認賊爲子而猖狂恣行矣是以君子旣常戒懼於其念慮萌動精以察之天理則保護之如嬰兒人欲則禁制之如悍卒常以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

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此千古
聖賢相傳之要法也

心說集解上

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朱子曰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

人者指人之形氣而言也道者人所共由之天理也人心卽耳目四肢食色安佚之類易流私欲故謂之危道心卽惻隱羞惡愛敬忠悌之類難爲著見故謂之微

形而上底渾是道理故謂之虛厥彰厥微神妙不測故
謂之靈知者識其所當然覺者悟其所以然虛靈體也
知覺用也蓋心之爲物至虛至靈萬理合備故能發出
知覺來然其未發也全體渾然而已及其隨事感應生
於形氣者則人心也原於性命者則道心也人心是我
之所獨私底道心是人人所公共底所以爲知覺者有
此不同

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

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只是一團天理

聖人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不待思勉而自不踰

於法度

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歟

朱子曰神淸氣定常如平朝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又曰嘗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

聖賢論心常以理義爲主未有舍義理而單言血氣之心者須知孔子所云存亡出入者非昭現圓覺之心乃仁義之心也是以孟子先言仁義之心而終以是結之

子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朱子曰心者身之所主也

心包邦性情而主乎一身者也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故欲修其身必先正其心

朱子釋心字不一其義而此訓正貼修身爲言故曰身之所主也所以與孟子盡心章註說不同者此也盖朱子訓義隨文措辭例多類此此既曰身之所主則直指全體所該廣矣讀之者勿較其字之多寡而忽之哉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朱子曰天命率性即道心之謂也

性即理也健順五常之德爲心之實體者也道猶路也其於日用事物循其當然之則而發皆中節者也心之

用也在天曰明命在人曰明德其實皆一理也

子思子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朱子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

中和者性情之德而致中和是心之體用極工也致中而謂之心正者方其未發此心常存敬畏無少偏倚而大本立矣致和而謂之氣順者及其將發此心尤審幾節制無少差繆而達道行矣然大本達道俱是理也而以心與氣相對說者此心所具之理數施發用則藉乎

氣故也喜怒哀樂俱得其當此非氣順之驗耶

子思子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朱子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自然而心之本體也卽天命之性而大德敦化者也天下之大本也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路條理粲然而心之大用也卽率性之謂道而小德川流者也天下之達道也

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朱子曰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

孟子旣變心謂志而又謂氣之帥則孟子之所言心可知矣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朱子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

朱子曰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曰仁義禮智及其隨感發見仁爲惻隱義爲羞惡禮

爲辭讓智爲是非粲然各有條理仁義禮智性也四端

情也而皆得以心名之者心統性情故也

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

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

朱子曰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

心外無性性外無心仁義之心卽仁義之性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

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

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生因得是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仁心也仁義禮智俱是心之德而仁者四德之長也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章人心與舜所謂人心所指不同

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朱子曰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大體指其道心之原於性命者也天理之公也小體指其人心之生於形氣者也人欲之私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

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性者得於天而具於心者也能盡其心則天下事物之理亦不外是矣

朱子釋此章心字與大學明德訓義同神明卽虛靈不昧也盖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合備而應事接物其妙不測神明以其統體用全部說也具衆理言其體也

應萬事言其用也心統性情之妙於此可見矣

天專言之則道也性人物之所共稟受也惟人也得其氣之正且通者故其所賦之理亦正通虛明而其心爲最靈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豈物之所可比倫而語哉人則酬酢萬變神明不測也物則厚蔽不通蠢暗而已故曰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存者存主之謂也然其心也性也天也言雖殊而理則一也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謂之太虛卽無極而太極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故謂之氣化卽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氣以成形理亦賦焉此乃合虛與氣而有性也卽

所謂氣質之性也性是未發之體也知覺是情也已發之用也心統性情故自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或者殊不知性字名上已合理氣言之而以性與知覺分屬於理氣此殊非橫渠立言本義而且以知覺言之其曰四端與道心果是氣邊耶不思甚矣

心說集解下

子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朱子曰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至神本以易之蓍策言之而朱子又以人心之妙當之

乎者卽太極本然之妙也靜卽寂然不動也心之體也
動卽感而遂通也心之用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
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朱子曰寂然不動者實理之體感而遂通者實理之用
寂然不動者誠太極之體也感而遂通者神太極之用
也此雖分體用言之而誠與神亦非二物矣周程朱三
子所言皆一串貫來而實本於夫子繫辭觀於此則從
古聖賢言心之訣亦可知矣

子曰易有大極

朱子曰大極只是理之一字

周子曰大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朱子曰大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

陰陽氣也而其實太極之所爲也非大極之外別有一
箇陰陽也故曰陰陽一太極也

邵子曰心爲太極

朱子曰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太極有動靜而心亦有動靜心與太極其理一也

朱子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

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

人得天地生物之仁以爲心主乎一身而其本然之妙神明不測能酬酢萬變建此人極而與天地參矣

朱子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

妙者太極本然之妙也神妙故不測出入謂動靜也理之動靜所乘者氣機也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性只是實理故謂之猶太極也心包動靜故謂之猶陰陽也盖性者心中所具之實理而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心之靜則太極之體所以立也心之動則太極

之用所以行也故曰心猶陰陽也此與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者無甚差別而後人不深究本義所在遂以心性判作二物謂以性理心氣而以性猶太極心猶陰陽立爲證案何其固哉凡天下事物理爲之主而氣則特其理之所使者爾故太極爲萬化之樞紐心爲一身之主宰此統萬古不易之常理也若如或說而但曰心卽氣而已則雖朱子之言無乃悖理之甚而亦何嘗曰心者身之所主乎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程子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曰命曰理曰性曰心曰德雖若各有所指而其實一而已無二道也

張子曰心統性情

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横渠心統性情語極好顛撲不破

朱子曰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盖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也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

水雖有靜與流之異而其爲水則一也後賢有曰心如器性如器中之水情如水之瀉出於器外夫器與水本[illegible]是各物也此不過指心爲血肉火臟而已至於全體大用認作心外之物而判而二之其與朱子如水之訓果何如哉近日說心皆以形而下者當之者其原蓋出於此若以形而下者爲一身之主則於心安乎於理當乎蓋吾儒心學理爲氣主而今乃專認此心爲氣故不得不避其氣爲理主之嫌又或爲性爲心宰之說見識一差語勢倒錯固其所也朱子豈不曰心爲性情之主宰乎又不曰心統性情爲是耶性統心情爲是耶夫豈無

理而朱子言之

朱子曰心是主宰之謂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所用及至動時方有主宰也言主宰則混然體統自在其中心統攝性情非儱侗與性情爲一物而不分別也

性是心之理情是心之發見處心主宰乎性情而貫乎動靜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

朱子曰心之全體湛然虛明萬理具足以其未發而全體者言之則性也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然心統性情只就混淪一物之中指其未發已發而爲言耳非是性是一箇地頭心是一箇地頭情又是一箇地頭如此懸

隔也

性與情是心之體用而所指以言雖若有界分然只是一物中分揀說也非其各占地頭若是懸隔也

朱子曰性者卽天理也萬物稟而受之無一理之不具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有形器而較麄者也

朱子歷言性心情意志氣而獨於氣謂以比於他有形器而較麄者也觀此則他之不有形器不待辨說而自明矣

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朱子曰如肺肝五臟之心却是實有一物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則自是神明不測故五臟之心受病則可用藥補之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曰心比性微有迹比氣自然又靈

五臟之心血氣也可用藥治補若理義之心形而上者也非用藥可補也性則未發也無跡可見而心則靜而能動故謂以比性微有迹也氣則體之充也而心之動靜乘其氣機故謂以比氣自然又靈也

問氣之所運必有以主之者朱子曰氣中自有箇靈底物

事

靈底物事指太極之至靈也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爲之耶朱子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

理非懸空獨立底物本掛搭於形氣而惟人之生也得其氣之至秀者故其所賦之理無所偏塞而心爲最靈其靜也乘氣而靜如明鏡止水其動也乘氣而動如騎馬乘船理非氣不能發氣非理無所發故曰理與氣合便能知覺

朱子曰所覺者心之理能覺者氣之靈

仁發爲愛禮發爲恭義發爲宜智發爲別者心之條理也故曰所覺者心之理以仁愛以禮恭以義宜以智別者心之妙用也故曰能覺者氣之靈氣之靈卽所謂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者也

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

氣之精爽卽氣之靈也

朱子曰氣之精英者爲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爲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爲理所以爲仁義禮智信者是也

精英卽精爽也朱子旣有曰氣之靈氣之精爽而又曰

氣之精英者爲神此三言者所指一也而又謂在人爲
理則精英之爲理豈不皎然乎盡理則神而莫測程子
所謂以妙用謂之神者也夫理氣元不相離合而言之
則曰氣之靈氣之精爽氣之精英者爲神也分而言之
則曰此氣自然又靈氣中自有箇靈底物事靈與神俱
是一義而卽實理之妙用也觀於所以爲三字則其非
爲氣也尤一言可破矣朱子何嘗以氣之單一字說心
乎後之讀者勿以先入爲主而平心徐觀極其義理攸
當則庶可以弗畔於道也夫
朱子曰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

情欲利害之私而已

明德即人之所得乎天而健順五常之理發而爲善情者也但爲氣拘欲蔽故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覺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此則道心不得爲主而人心自用也故曰微者愈微危者愈危

盖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知覺之原於性命者曰道心生於形氣者曰人心以道心爲主者君子之喩於義也以人心爲主者小人之喩於利也二者不容並立若不知所以治之則其所知覺者於道心上則日益昏昧於人心邊則日益熾盛勢所必至朱子以德之明心之靈相

對說下者驟以看之則若有物則之分而其實有不然者心之靈三字是合下統道心人心壓頭物事也不可偏屬於人心也審矣其下情欲利害字與德之明爲對說也潛心玩繹則自可見矣

朱子曰實底是性靈底是心

理雖無形而眞實而非僞虛故曰實底是性具是眞實之理而自能知覺故曰靈底是心

周子曰厥彰厥微匪靈不瑩

朱子曰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太極至虛至靈而一陰一陽其妙不測而了然昭著厥彰言道之顯厥微言道之隱其人心之妙亦如此

朱子曰惟心無對

無對者一也太極是己以存諸人而言則惟心無對也

朱子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

一太極者理也二陰陽者氣也爲主者理也爲客者氣也命物者理也命於物者氣也故曰理爲氣主又曰心爲大極

心者身之所主說

夫人得天地生物之理以爲心仁義禮智其未發之體也愛恭宜別其已發之用也且得天地生物之氣以爲形耳目鼻口五臟四肢百骸是也然心是五臟之一而爲主宰乎一身者非以其形氣爲言而特以其全體大用神明不測也何者耳之聽目之視鼻之臭口之味手之持足之行各有所司而不能相通此則氣之局故也惟心之妙則無乎不照管檢察而其於天下事物亦無不感而遂通此則理之通故也蓋太極者天地萬物之主宰也至誠不息循環無端而萬化從出故曰陰靜陽動同一太極也男女萬物同一太極也大君者天地人物之主宰也內自華夏外

薄四海而號令統一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若太極而失其主宰之職則陰陽乖和時氣失節妖怪變灾無所不作而萬物不得遂其生矣大君而失其主宰之職則上下無分中外無統僭亂爭奪無所不有而中國而陷於夷狄矣心而失其主宰之職則天理日昏人欲益熾縱恣悖戾無所不至而人類而入於禽獸矣由是觀之則心也太極也大君也其爲道一也故曰心爲太極又名曰天君

儒釋心學不同辨

朱子曰儒釋不同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心則一也而有此與理爲一爲二之不同何也蓋心者

理與氣妙合而虛靈知覺者也理是心之實體妙用也氣是心之動靜所乘也吾則於其靜也常戒愼恐懼存天理之本然而及其動也隨事省察其爲天理則擴而充之其爲人欲則克而去之以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焉此心與理爲一之說也如大舜之惟精惟一顏子之非禮四勿子思之戒懼愼獨孟子之存理遏欲卽聖聖相傳之心法也彼則都不識天命之性許多道理是爲心之實體而只是恍惚之間却見得些子閃爍影象須要頓悟及其動也專認此心爲主宰而莫察乎氣稟物欲之私卽以眼前作用爲天理縱意恣行而不問禮與非禮無所不視

聽言動故道心愈微而人心愈危此心與理爲二之說也如告子之生之謂性陸王之心卽理也者卽釋氏傳鉢之法門也彼所謂理非吾所謂天叙天秩民彝物則之名目也止是運水搬柴石火雷光底消息也雖曰心卽理也而其實認氣爲理師心自用所以七顚八倒無有是處果與吾儒所謂仁義之心本心道心者同乎否乎吾所謂心湛然虛明萬理具足而且須要發皆中節故曰心與理爲一彼所謂心空豁豁地更無一物而却不會義以方外故曰心與理爲二心與理一則心卽理也心與理二則心卽氣也儒釋所爭處只在於此

衣制辨答

甲申閏五月二十六日 上欲變改衣制令禮曹定其節目禮曹啓請令廟堂稟處大臣連銜累諫兩司合啓極諍 上皆不納命卿士以下至庶人私服皆用窄袖周衣加以戰服盡除道袍直領氅衣中衣等服京城則以六月十五日爲限畿外則以令到十五日爲限

六月晦金乃晦來言曰近聞京中已變改衣制而外邑亦未久發令云矣余曰其衣制云如何乃晦曰皆服窄袖周衣云余不覺悽然泣下曰此用夷制也以近歲事勢見之知有今日久矣然豈吾 君有何獨斷致此謬擧也必姦

小時輩外憑倭洋之勢誘脅君上愚弄一世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乃晦日函丈將何以處之余曰衮袖周衣吾先人平日所深惡而命不肖勿服者也今雖云有 君命而此是一時謬政也爲人子而背先訓肯服非法之服乎吾則有死而已且余曾於明洞琴操有云衣吾衣冠吾冠有 明氏之臣今以此矢心久矣終若爲畫網巾之徒則其亦榮矣豈可怵於威禍而變其所守之志乎士之爲學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朝聞夕死可也君輩須銘于心哉七月旬後自本縣發令於坊曲有人謄其節目而來傳余招兒曹及齋中諸生謂之曰我國雖在東隅自箕聖以來

俗尚禮敎與西南北三方風氣殊異而八我　朝五百年神聖繼作儒賢輩出講明聖學模倣中華文治極矣噫崇禎屋社之後神州陸沉爲旃裘腥穢之地而先王文物掃地盡矣惟玆青邱一片獨保衣裳之舊如碩果之不見食矣不幸近歲以來異類橫行開貨色之路蠱人心術播淫邪之說亂人倫常卒乃變衣裳之制門外一步安所容足乎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而所惡亦有甚於死者一息尚存惟義之是視安忍以此非法醜服加之於身以汚辱一生哉吾有所受於先人吾之所不服汝曹亦何可服杜門自靖以畢餘生可也汝曹以此體念焉後數日與中子鳳

揖議製深衣爲祭廟省墳之服而燕居亦常着焉有一客來言曰今新制令下子將何以處之余曰義在自盡其道而已何須問焉客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雖欲不服得乎且因時損益不害爲時王之制則雖服之亦何傷焉余曰不然盖爲士者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欲其體行於身也於義之所不可雖死有不行焉孟子曰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言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又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今此衣制與夷虜一様則服此之服者是夏邊人乎是夷邊人乎且余先人以窄袖周衣爲近胡羯

樣令家中勿着今不肖雖愚下安忍忘先訓乎若以違令加之刑誅吾當甘受無憾矣客曰先大人之訓在於曾昔平時若當今日則安知命子以服之乎且子雖服之是君命也在朝之靈豈必呵責乎余正色曰是何言也吾先人平日立心制事嚴正淸直是不肖之素所見聞而子之云云是誣辱我先人也且君父之尊等耳豈可忍背先人敎訓而苟從一時謬政乎若無父之人則可也客猶不能止反詰之曰今之衣制皆云非胡倭而子獨云爾何余曰皆末之深思也自義軒堯舜以來公私之服雖有因時制宜而其上服之大其袖則同也盖中國則以禮樂文物與行

教化故上自郊廟朝廷下至鄉黨閭巷祭祀燕饗飲射讀法明其名物攝以威儀而衣冠寬偉粲然可觀者是已若邊陲之夷則只以馳驅射獵戰鬪爲業取其簡便狹其衣袖短其纓帶者是已今雖道袍直領之屬若狹窄其袖則不過爲夷制也矧窄袖周衣本胡羯之制乎客曰如子之言則子雖不服時制而道袍氅衣今皆禁之則子以何而祭先及常居乎余曰若判得一死字則道袍氅衣何不服之有然深衣是古人法服吾前日所惓惓者而今將製之以服若是則祭先與常居無不可著耳客曰深衣好則好矣而朝家豈肯許服之乎余曰以今令式觀之喪服是要

人所制勿論置之云旣謂喪服之勿論則深衣獨非聖人所制乎以此知朝家之不禁也

旣望朴元安趙致長來問處變之道余謂元安曰兄則若何而主意耶元安曰寧死無忍服時制之心而當祭先則服道袍若出門外一步則戴農笠外恐無他方矣余曰此似然而亦未盡善且今時論皆云祭先不得不着道袍暮夜誰豈知之此是卑俗之見士子立心行事當明白正大也不惟祭先雖平居服着如舊以俟刑法可也若朝晝則服時服獨於昏夜冥冥之中暗著道袍以行祀事則無異於穿踰之爲於心獨不愧乎亦何顔入於先廟乎但農笠

云云是亦不爲無理矣元安曰然則以何而祭先乎余曰
余則以服深衣斷定而若忌祭則當素緣矣元安曰深衣
是冠者初加之服則爲童子者當以何服之余曰四䙆衫
極好朱夫子於家禮載之此亦聖人所制誰敢非之致長
曰今節日有云戰服謂之褡𧞤〻〻是何等衣樣余曰褡
𧞤載在備要及便覽而便覽詳其制以承團領者此是有
官者服也致長曰然則此無不可服之理余曰以此爲有
官者着裏便服則可無論卿大夫士庶人以此爲上服而
用之於祭先及他禮服則不可也

僉間崔允晦吳大集亦先後問處變之節余亦以服深衣

說與之盖遠近士友間以此爲問者盖有誓死不服時制之志云

八月上旬金翼卿來亦講定深衣之制

翌日允晦來示大臣三度連劄及兩司合啓疏章觀其誠意懇惻言皆切至而 上終不允兪此六月初吉以前事也允晦又出一文人衣制辨解以示之其爲說無慮累萬言而雜引經傳及諸子史記眩亂張皇不成頭緒不近理致而槩其主意則以黑其衣寀其袖短其冠綏帶紳俱爲可而且有時令則無不可服之義云余覽之未竟不覺啞焉自形於口曰若此輩人以小廉曲謹素爲見稱於渠之

鄉曲而當此天地一亂之數乃敢肆然爲此詖邪不經之說以眩惑衆聽是以夫子惡鄉愿爲其同流合汚也噫不仁之甚也狗彘將不食其餘矣嘉排日宋致承自智海還袖沃川宋相公及其姪淵齋諫疏春川柳省齋示書社諸生書與重菴丈答諸處書以示之其陳善閉邪忠厚惻怛之意與守道自靖憫時戒警之語凜然溢於紙面讀此而不惕然警懼泫然泣下者無人心者也

衣制辨說

甲申七月大變衣制盖褒袖周衣本胡羯服樣而吾先人平日素所痛斥者也余不忍服此矢死自靖遂製深衣以

謁廟省墳而且燕居常着焉書社諸子及傍近同志士友
亦如之者多以是誚責四面沓至而稍容恕者曰迂儒曲
見不知變通直峻斥者曰名爲讀書之人而違拒君命噫
苟爲有過人必知之斯亦幸矣然第有一說焉天下之達
道五其綱有三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三綱正
則天下治三綱弛則天下亂君也父也夫也三者至尊也
臣不可以違君之命子不可以違父之命婦不可以違夫
之命此固常理也如其所命有不義則爲臣者爭爲子者
諫爲婦者箴此亦常理也是以君有爭臣則不失其邦國
父有諫子則不陷於不義夫有箴婦則不失其家道若當

其不義而務爲苟從而已則臣爲不忠子爲不孝婦爲不貞矣假使父或不勝飢餓或妄生利欲命其子曰汝今日去某家一次盜竊則可以免死可以豐財云爾則爲子者從命穿窬可乎泣諫不從可乎夫或怵於威禍或利於財貨命其婦曰君今夜往某人一番許身則可以免禍可以饒產云爾則爲婦者從命失行可乎守貞不從可乎一行穿窬則後雖不然而爲盜之名終身難免其將曰非我也而以父命所致耶一受汚辱則後雖不然而失節之累終身難洗其將曰非我也而以夫命所致耶爲盜之罪固大而陷父於不義之罪亦大也失節之罪固大而陷夫於不

義之罪亦大也雖父子俱爲飢餓不從其命也當矣寧夫婦俱當兒啼不從其命也審矣此理甚明人皆可知而今此衣制變着比諸爲盜失行尤無差殊何也用夏變夷道之常也用夷變夏理之逆也華夷之辨即人獸生死關頭非惟一身一家之私實天下萬世之大防也若此防一毁則人類而爲禽獸中國而陷夷狄乃已不亦嚴乎盖我東方自 箕聖以來用夏變夷俗尚禮教而 崇禎屋社之後中華三古衣物僅存於宇内者惟此一隅青邱耳彼狹袖周衣自三十年前行於國中貴賤通服堅冰之漸已兆於此及乎大變内而宰輔搢紳陳疏直諫外而儒賢韋布

處義不服此可見公論所在人心所同也盖爲士者口讀
古聖之至訓身服先王之法服粗知華夷之分者之死矢
不服此固其常也且身無官守言責則不可出位論事勢
亦然也此非違拒君命也其實乃尊君也愛君也敬君也
欲使吾君尊華而攘夷此非尊君而何欲使吾君不陷於
不義此非愛君而何雖未出位論事而其陳善閉邪之意
則躍如也此非敬君而何若如流俗之見則此與上所云
爲盜夾行何以異哉而胡服一着其辱身之恥雖挽河難
洗也且究其意則不過曰吾君不能而長君之惡者也不
敬孰甚焉若使此輩立朝則逢迎吮䑛無所不至而必害

于家凶于國矣古人所謂流俗之害甚於異端者不其信然乎噫世遠人亡敎學不明天理人心日以剝蝕而當此大變恬不爲怪可勝歎哉

吾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雜著

寅字說

夫寅者敬也只此一箇字而天人之德極矣何以言之寅畏則心常惺惺天理日明而萬善具備怠惰則心常昏昧人欲日熾而百惡具生聖賢之所以爲聖賢愚不肖之所以爲愚不肖無他敬與怠之間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至誠無息故四時運行萬物發育人固得此爲生而斯須不敬則是自絶于天者也以言其大槩則天地有十二辰而太陽之明始於寅一元有十二會而人類之生始於寅而

人之一身心爲之主心是太陽火精故其德常明而能參
贊天地之化育者理固然也是以人爲萬物之靈而寅月
爲四時之首寅之時義大矣哉然天地至大東西南北人
無不居而惟中國爲天地之中心故聖神首出繼天立極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制禮考文無所不用其欽明焉其德
化傚暨天下一統書同文行同倫而四方取則譬如大陽
中天萬物咸睹也以外夷言之惟我朝鮮天地之寅方也
此是始生之人方明之日故其心純一少僞其性仁厚有
餘其情上達天理其道敬明人倫其學術正大光明其器
物質儉淳朴若綜而言之其風氣之均人才之盛雖莫及

乎中國而亦一小華也其餘西南北三方蠢蠢然貿貿然巧詐暴悍有萬不一名以戎狄固也人若不生於中國則捨我東方而無可往矣然今中國陸沉薙髮皮服腥穢彰聞而三古禮物獨存於我東方生於東方此世之大幸而亦何願彼中國爲哉且西洋妖胡生長於太陽淪沒之方故其心昏昧悖棄天常其性陰詐矯誣天命其情下達不修天德其教邪淫妄誕天主輕生樂死不近天理忘讎愛仇不知天倫貪利樂貨妄求天福絕倫亂常祈免天罰凡其淫褻瀆詐凶險虛夸巧奢誑誘者無一非欺慢上天也形雖爲人而其實鬼魅也禽獸也不亦可哀乎我人則居

於暘谷之始明故其德能敬而已就高明彼胡則居於昧谷之極昏故其心不敬而已究汚下非天之降衷厚於我而薄於彼善於我而惡於彼也理則本同而若是醜差者風氣拘爾也物欲蔽爾也俗習陷爾也是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在於山者其角崢嶸在於水者其鱗波流居之移氣養之移體勢所固然故孔子曰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又從而發明之曰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噫可以人而不擇其所處不審其所從而能不失其本心者鮮矣

闢邪說

太一肇判爲類不一天而有陰陽寒暑晝夜明暗地而有水陸高下華夷中外人而有男女尊卑智愚賢不肖天則在上而地則在下明則有人而幽則有鬼神昆蟲則有麟鳳龜龍豺虎梟獍狗彘蛇蠆草木則有松栢芝蘭樗櫟荊棘穀類則有五穀稊稗藥材則有蔘朮烏頭采色則有正色間色音樂則有正聲淫聲以言乎人之知覺則有道心人心處事則有天理人欲趨向則有君子小人學術則有聖賢異端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有義利公私善惡吉凶而然美者常小惡者常多正者易退邪者易進此雖理之

反常而勢所必至也如陰陽晝夜雖相當半而然暑與明
時小寒與暗時多統天之下陸小而水大中國一而外夷
居四男數小而女數多智賢小而愚不肖多靈禽仁獸小
而鷙鳥猛獸多奇材靈草小而閒花雜卉多莠而亂苗紫
而奪朱鄭聲亂雅樂異端亂正道小人害君子人欲害天
理治日常小而亂日常多是以昔者聖王代天理物以設
教於天下也先自一心之微至於酬應萬事莫不謹其義
利公私子賊人獸之別而推之家國亦以是道焉故扶陽
而抑陰嚮明而背暗尊華而攘夷進賢而退不肖人民則
愛而親之鬼神則敬而遠之主人邊人則寵而賞之亂賊

之黨則刑而戮之洪水泛陸則抑而治之禽獸逼人則焚
而驅之用雅樂而放淫聲崇正學而闢邪說治隆於上俗
美於下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以書籍所載攷之蚩尤作
亂軒皇習用干戈以征不享九黎亂德民神雜糅顓頊命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當
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舜舉禹治之四
凶黨惡害民而施流放竄殛之典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
明五刑之制啓討有扈胤征羿黨高宗三年伐鬼方周公
兼夷狄驅猛獸宣王興六月之師以征玁狁孔子作春秋
以討亂賊孟子距楊墨以正人心程朱闢老佛以明吾道

上下數千百載一亂一治固有數存而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噫蒙古亂華之日許衡吳澄之輩名爲儒者而甘心服事倡率先王先聖之裔而歸之戎虜於是乎春秋一統尊攘大義掃滅以盡而于後陳憲章王守仁之徒遠宗告子近述象山以形氣之私認爲天理以知覺運動謂以本心與釋氏打成一片陷害生民誣毁古聖遂使天理人心晦喪日甚其禍也瀰漫莫救以至神州陸沉薙髮卉服而且西洋醜類乘時陸梁横行宇內自有穹壤天下之大亂未有若是之甚也亂極則治亦皓天必復之常豈有盡劉我民類蓋彼洋胡所居在太陽淪沒之地故其性陰邪所利

差行水故其情下達所主者通貨色故其奇技淫巧無非
所以陪奉形氣窮盡利欲也此戎狄之醜者禽獸之尤者
也世間之人誰無耳目口鼻五臟四肢乎如目觀其邪書
耳聽其邪教鼻嗅其邪臭口呑其邪藥手用其邪物身着
其邪服安得不與之俱化哉今舉天下靡然爲洋人而已
惟吾彈丸小邦謹守先王衣物篤信聖人遺經明天理正
人心日星乎昏衢砥柱乎洪流此庶可以有辭于天下後
世矣不幸朽木生蠹磁石引針以致蹄跡交橫淫邪遍滿
亂賊並起今焉已矣三綱淪而九法斁人不爲人而國不
爲國處乎此世者如之何其可也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不

必士師誅之人人得以誅之推此則異端邪說不必聖人距之人人得以距之距之之術無他焉惟在明吾正學而已居敬尊性爲學之本也擇善固執爲學之要也存理遏欲爲學之法也法言法行爲學之務也正倫篤義爲學之綱也齊家治平爲學之目也四子六經爲學之具也衛正斥邪爲學之則也正學日明則邪說不期消而已消譬如太陽正中陰魅自遁百川東流水害並息君子登庸小人竄伏聖王興作戎狄率服此理必然斷無可疑

通貨辨答

客有問於余曰今我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貨而彼主之者曰此是

萬國公法自朝廷至于閭巷無有異辭而聞幾湖儒賢士
大夫幾人及吾子一隊並深斥之云其說可詳歟余應之
曰然有是也今若人人深知其禍而闢之則如余愚微不
足爲有無者雖不齊聲攻之天理不甚不明人心不患不
正矣但舉世深知其不可者無幾雖略有之徒袖手含默
而出言攻討者亦無幾肆余不量自力或形諸文字或對
人論辨痛疾如讎不少寬假雖知杯水莫救車薪之火寸
膠不止洪流之濁而其苦心血誠出於秉彝者則有不可
誣者矣曰昔神農氏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書曰懋遷
有無化居孟子曰子不通功易事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又曰以粟易械器者豈爲厲陶冶陶冶以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若此之言皆何謂也如子之見則無乃膠固與曰否名目雖同而事體有不同者事體雖同而意義有不同者聖人之敎人交易因其自然之理勢而導之也彼各國雜類欲濟其一己之利欲而通之也以此證彼有何近似乎此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者也且以中國言之則但就九州之內土產有無貴賤者而貿遷交易如絲枲絺紵魚鹽金鐵羽毛竹木之類也農工商賈粟布器械有無相資而已豈有如今日之混雜諸夷而通貨云者乎子之所引是援儒而附墨烏其可哉居吾明告子盖先王之制

四民商爲最下者以其食利也今彼類專商商之俗也所主者但利之一字而不知禮義不知倫理是禽獸而已禽獸不可與同羣焉用彼通貨哉且其貨也奇巧淫邪誘人耳目惑人鼻口幻人腸肚變入心志一者接近與之俱化此豈可通之物乎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无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盖善心存則知恥善心亾則无恥彼之器物各樣變巧者以其喪其善心而無所用恥也無恥故無義無別觀於彼貨彼輩情狀足此可知也若吾人而通彼貨則心之所喩者利而已上下交征利則人何以爲人國何以爲國乎夫我東國壤地雖小土物自足以言其

大槩則所耕之粟可以食一邦之人所織之布可以衣一邦之人山野相望材木不可勝用也海陸互藏魚肉不可勝食也鹽鐵之産莫此地爲若果蔬之品亦無物不有以是爲宮室服飾器用以是爲飲食祭祀燕饗常無未備之患若用之有術則亦有餘裕但玄工之唐針醫藥之唐材本吾東所无此則不得不與唐人交易而外他一物有何假借於異方哉且異方之物奢而輕薄吾東之物儉而質固輕薄者卽易毁傷質固者可傳久遠人謂我國技藝爲天下拙我謂我國物産爲天下最（以質儉而言）何以然也由儉而往有無限好事由奢而往有無限不好事夫儉奢二字

實天理人欲生死關頭而人之賢否國之存亡於是判焉古之聖王哲辟務儉節用而天下治暴君汚吏窮奢極欲而天下亂如茅茨土階菲食卑宮卑服田功爲唐虞三代之美德而漢之文帝唐之太宗愛養民力用度節儉故猶爲小康也若夫峻宇雕墻飮食若流綺羅錦繡之類皆所以致敗亡之道而桀紂幽厲秦政漢武陳叔寶隋廣其尤著者也不惟王公家爲然雖士庶人以儉約失之者鮮矣以奢靡不亡者無矣噫今我東俗無論貴賤日用服食惟土物愛則人心淳正天理著明治化日隆於上民習日厚於下而海外珍怪無用之物不得售矣奈之何近世以來

奢侈熾盛雖庶人寒微者冠昏之需例用綾緞葬祭之饌
專殺牛羊踰分太濫莫之能救洋倭通貨之漸履霜於此
彼方以怪邪虛僞之貨換我日用緊實之物日往月來其
勢也將至於耗竭我財而乃已彼之貨於我雖有之靡所
補無之靡所關而我財若窮盡則民安所措手足哉然此
則浸以通貨不可而爲言就中尤有剝床切近之災通貨
之路一開彼之橫行不可復禁而異類混處男女無別邪
教遍滿倫常斁絶赤子而不化爲凶賊者有幾乎山川之
險阻城池之要害關防之虛實海港之淺深國事之盛衰
人心之眞假軍兵之强弱時勢之難易在虜目中而无足

覬忌反噬之禍勢所必有往年冬變此非已驗耶若此醜
許猶信之如兄弟雜處閭閻之內無一禁防東土生靈行
將爲禽獸而禽獸之餘且將爲魚肉矣彼宵小主和者罪
通于天吁可勝言哉

異端總辨

客有問於余曰自東周以來迄今數千百載異端邪說之
爲世道害者有不可勝數可得以詳細論辨乎余應之曰
吾子旣有命愚雖駑下敢不竭盡其所聞者以對之夫天
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惟人也得其氣之正且通
者故其所賦之理亦隨而正且通焉禽獸草木則得其氣

之偏且塞者故其所賦之理亦隨而偏且塞焉此人之所
以靈於萬物也然於其正且通者亦不能無淸濁粹駁之
不齊故斯有智愚賢不肖之等差焉是以聖人則天之明
修人之紀以爲教於天下所謂天之明卽天之賦於人而
人之所得而爲德者也仁義禮智信是也所謂人之紀卽
天敘有典而人之所得以爲倫者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
朋友是也三代以上神聖繼作治隆教明故人皆得以知
其彝性之本善倫綱之當修而邪說者無由以作矣世級
寖降教化不明於是人各以小智曲見妄自爲說私相傳
授附會增益瞞蝕天理陷溺人心其爲禍也於洪流滔天

猛獸逼人反有序焉雖魯鄒諸聖嚴辭闢之洛閩諸子苦心辨之而然種下種子支蔓滋盛遂成千古弊痼莫之能救吁其痛矣盖天地之間道則一也而本原差毫末流繆于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遏人欲而存天理也異端之所以爲異端者以其循人欲而悖天理也聖人之道行則天理日明異端之說行則人欲日熾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其分只在性命形氣義理公私之間爾周室東遷五霸迭與假仁義而尚權詐先王之道於是焉一變而世之學者心術不明蔑棄倫常汩沒功利虛僞反覆者難以盡算而有老氏者實異端之宗祖邪說之權輿也其學以清

淨虛無爲生少仁義而蔑禮法誣天地而誣聖人其所謂道與德只是一箇空殼而且予奪翕張之說竊弄闔闢權詐爲甚若楊墨之詖邪莊列之誕妄申韓之刑名蘇張之縱橫告子之義外荀卿之性惡俗流之淸談兵家之陰謀道士之修鍊佛氏之寂滅其他造言亂民充塞仁義者無一不本於老氏而其流之弊轉激層加遂使人心壞喪天理遏絕人類而入於禽獸中國而陷於戎狄若老氏者寔壞間萬世罪人也楊氏爲我而無君是學義而反害義卽老子自利之術也墨氏兼愛而無父是學仁而反害仁卽莊生齊物之意也刑名轉爲慘刻無恩故酷吏剝民淸談

盛而蔑棄禮法故五胡亂華性惡禮僞之說一傳其徒而其禍也遂至於焚書坑儒長生久視之術每惑世主而其害也遂至於耗財病國而至若佛氏本西域異類其始入中國也多是偸得老子莊列之書去做經是以其說空寂詭誕而後來中國文士爲之傳會文飾者亦多其爲術也如八定寂滅卽老氏之虛空也幻妄塵芥卽莊生之詭誕也殺身飼虎卽墨氏之兼愛爲仁也作用是性卽告子之生之謂性也夢幻輪迴之說誑誘愚俗設齋修道之術蠱惑世主而且識心見性之云捷徑一開靡然爭趨漢唐宋明以來惑於邪說者天下滔滔而至於象山慈湖白沙姚

江之徒尤中其毒而爲正道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噫彼所謂輪迴頓悟之說無理甚矣而其罪之尤大者棄絶倫網掃滅禮法耳若使人人皆學佛法則人類之生滅盡已久矣思益悚懼然此等雜種已經往哲辨斥猶使世人皆得以知其非今此西洋醜胡其通中國也不幸而晚出於程朱之後其邪教異藥足以幼人心腸奇技淫巧足以奪人耳目漸染熾盛彌滿宇內而當世無有一人敢出力劈頭嚴斥如孟朱者如之何其不服左衽而說侏𠌯胥八於鬼魅叢中也彼之爲教不拜父母不拜國王是無父無君甚於楊墨也男女無別混處恣欲是麀聚瀆亂甚於禽獸

也以男女情欲謂以天性是同於食色性也以忘讎愛仇謂之公法是甚於兼愛無差三勿妄七克之云與老佛虛無寂滅其規不遠通貨富强之云與儀秦縱横闔闢其術無異朝夕拜天祈免罪罰是巫祝呪禳之方滅罪資福獲生天堂是釋氏輪迴之說也其他百方奇巧淫邪無非慢天欺人亾家禍國之資斧而一八其說迷不覺悟此亦天地間一亂大氣數攸關也夫世之人主沉惑道佛〻字道顓頊背相望而崇奉兪極禍亂兪大以方士則漢武求仙海內虛耗唐之數君服藥疽死宋之道君竟死北漠以佛則楚王英伏誅梁武帝餓死而前車既覆後車不知戒何

邪說惑人之若是其甚也然道家則厭薄富貴逍遙物外
佛氏則遠絶男女禁戒酒肉此皆不近人情所以雖愚夫
淺見不入其說者爲多今洋醜邪教則男女混處任其情
欲貨財相通可得富貴此所以無論貴賤冒頭以入納履
以從也其所謂天主堂將不知誤人幾家亡人幾國也豈
但道佛之比哉從古以來異端邪說不一其端而其精神
骨子則不過曰人欲而已其術始於老盛於佛而今此洋
胡總會結尾者也皓天必復理之常也生得如孔孟程朱
之聖火其書人其人以當一治之數而使天下生靈復睹
中天大明詎無其日哉曰若非上智大賢之姿不能無人

欲而今子以人欲二字斷之爲異端如此則世人能免於
異端者有幾乎曰然孟子不云乎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
逸居而无敎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敎以人倫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若逸居飽煖
徒知倍本形氣趨利循欲而不知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
所當爲則是亦禽獸而已異端之名猶是容貸無父無君
男女無別此非禽獸而何曰然則俗儒之害與異端何如
曰儒者是學聖道者之稱號而其上加一俗字則其情可
知雖讀聖賢之遺書而不踐聖賢之成法其所云爲與俗
推移同流合汚顚倒橫决無所不至而其最謹愿者不過

爲鄕原鄕原猶以德之賊而惡之况其下計功謀利沒廉
忘恥而敗喪風俗者乎先王之敎以三物也德行爲本文
藝爲末六德者性情之所固有者也六行者事業之所當
行者也六藝者日用事物之所不可闕之者也三年而大
比賢者則任之以爵能者則授之以職而其有不率敎者
則以八刑糾之曰不孝不睦不婣不悌不任不恤造言亂
民者也俗儒之所謂記誦詞章比諸三物已失古遠矣今
之所謂科業比諸記誦亦浮浪無用而晝夜營思追逐於
名利窠窟若爾而安得不喪其本心乎在家則不暇修子
弟之職仕國則不知有致身之義宗族鄕隣有飢餓患難

而不知恤若索言則此非無父無君自私自利而何如以
先王教法律之則在所賓與乎在所當刑乎上帝所降之
彛性由此而壞喪先王所教之禮法由此而廢墜而其爲
害也與異端何差殊之有且雖自謂博雅碩儒夷考其行
若出於自私自利則是亦異端也已然異端則各立門戶
故不入於其說者許多有之如科業則家家而詔之人人
而習之網羅天地無一人得漏者而不知聖賢傳授心法
先王經綸大業爲何等物事而擧世如長夜執此以言之
科學卽異端之尤者也我東先輩亦曰科業門內之寇異
端門外之寇於此亦可見其爲害之淺深矣曰然則何如

斯可以免於俗儒異端乎曰異於先聖之道者曰俗儒異
端若以誠心學聖人之道則可以免矣曰學之也當奈何
曰教學之方於小學己詳之蓋自能言能食家中長者教
義訓嚴及其稍解文字俾讀朱文公所編童蒙須知及孝
經小學等書培養基本次讀四子精思力踐使義理常昞
然於心目之間次讀六經以窮其治化經綸禮樂源委如
親睹先王之世然後旁及諸子史書以明其是非得失則
雖詖辭淫說百方鼓動不能以亂吾方寸也今俾無知童
穉先學史略通鑑稍長命做五言七言若此者非徒無益
而又害之所以末稍所成不出於俗儒異端也朱子所□

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不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
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者正說出那箇痼弊也嗚呼聖
學異端不能並立如天理人欲不容並行聖人之學以原
於性命之正者體認躬行故時措合異異端之學以生於
形氣之私者認爲眞性故殉利忘義義利之間其眞妄邪
正之判不翅霄壤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君子存之庶民去之人而若去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則與
禽獸何異然禽獸其知覺運動只蠢然而已人則不然方
寸虛靈其於知覺之發也不循乎天理之正而專以利欲
爲主則權詐巧刻無適不然而終必人不爲人國不爲國

而乃已故曰異端之禍慘於猛獸夫豈無理而聖人言之

農政新書序條辨

余以農野編氓僻在遐荒未聞世間事故消息若何而昔者丙戌以癃瘦泄痢累朔濱死矣金君亨善來問疾出一方片紙乃農政新書序而侍講院文學申箕善所撰也據其序文彼所謂新書者安宗洙東遊日本得中西農書刪述以編之云于時病昏之極不惟精力不逮凡其主意立言大都與愚見相冰炭政不欲觀之故卽投之敝笥也噫究則始得聞其名字而申則嘗同事先師鼓山先生而亦無一日面雅者也先師無恙之日申雖於尋常書牘亦書

崇禎年號得被獎與及其釋褐之初以未免受墨先師亦以爲深戒矣嶽頹治任才未六霜而遂棄其學甘與西胡醜類打成一片甚矣富貴之溺人而邪說之誣民也先師而在者尙謂何如而何以處之也後聞二人並坐四賊逆變竄置南海諸島云是歲庚寅冬余孤棲鳳陽山堂修理房壁此紙復出遂取而詳其首末則大故悖妄不忍正視因逐條辨惑錄之于下方

漢武時行趙過代田之法用力少而得穀多歷代以降耕耔種穫之法愈久而愈精宜若盡善盡美無以加也

三代制民之産重農之政莫尙於井田而春秋以降賦斂

不古豪強兼幷而先王之法廢矣生民之道困矣趙過代田之法非其新刱盖古者井田之畝廣爲六尺而一畝爲三畎一畎廣尺深尺（耜廣五寸而耦耕故廣爲一尺）歲易其處耕而播種耘而附根壠盡畎平其根深固故能耐風旱得穀爲多歷代之間耕耰之法雖或有一二可稱者皆不得行先王井地之制則一也區區小惠烏足道哉貧富不均教養無法而擬之以盡善盡美者非愚則妄也且其宜若無以加一節語本卽誇張西法之意也吁可哀也已

自泰西諸國通好中邦天文地質測筭之學創有新聞火輪機器精巧之製逈出凡品凡民生日用之可以用

功半而收效倍者指不勝屈

中國者天地之中心也禮樂教化典章文物皆從此而出羲軒以來聖聖繼作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道而爲星官之書璣衡之制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著職方之篇山海之經制爲疆域舟車區別民居爲之飲食衣服宮室棺槨養生送死以厚其德申之以庠序學校之教以明其倫凡於日用器物亦無一欠闕而至若奇技淫巧遠方珍怪誘人耳目幻人心術而即民國之所深害也聖賢之所大忌也是以聖王勤儉律身化成天下若唐虞之茅宮陶器夏禹之卑宮菲食商湯之不邇聲色周文之卑服田

功皆所以臻于至治也西旅貢獒甚一微事而召公戒之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紂爲象箸亦一細故而箕子歎之曰彼爲象箸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蓋天理人欲不容并立故循天理者安從人欲者危瓊宮瑤臺酒池肉林奇技淫巧遠事四夷者皆所以取乎亂亡也彼西胡人形而禽獸也凡於人倫上無一點依俙影子而所見所爲只是貨色利欲百設有測筭之學精巧之製徒爲戕害人物之資斧不足掛於唇齒間也彼所謂用功半而收效倍指不勝屈者如久處鮑魚之肆而不覺其臭也飼其口液津津而欣慕愛悅之惟恐不及誠俗

所謂哇羊悅鴆而不知不醉反恥者也彼之心曲專溺於計功謀利窠臼故如此稱道而與上節所引用力少而得穀多者轉相符合噫功利之害人心術禍人家國若是其甚也曾子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爲國家災害並至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子曰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夫豈無理而聖人言之

至於農桒之法尤多妙諦水旱不能爲災沃瘠可使同功用天之氣盡地之力竭智巧之所逮竆人力之所辦萬萬非舊日中土農學之所能及也

夫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天之道者耕種耘

穫之時也地之利者沃衍皐濕之別也謹身者進德修業
也節用者務本儉約也蓋天之氣數有水旱之災故三年
儲一年之食以救凶荒地之性質有沃瘠之殊故庶土定
九等之制底愼財賦彼今曰水旱不能爲災沃瘠可使同
功用天之氣盡地之力竭智巧之所逮窮人力之所辨此
乃違逆天地而不由其道也徒以私智幻術竊造化之機
也即天地間一賊耳烏在其用天之氣盡地之性哉雖堯
湯聖世水旱災異所不能免也禹稷躬稼沃瘠品等所不
能變也是以明后哲辟恪謹天戒務修德政相視土宜勸
課農桑財成輔相之道參贊位育之妙至矣盡矣若水旱

不能爲灾則是乃天變之不恤也沃瘠可使同功則亦何田賦之有等乎且古語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今無論沃瘠豐財同功則只教人怠惰淫奢而邪得知尺布斗粟之艱若節用乎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又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程子曰閑機事之久機心自生以此諸語律之則彼胡之竭智巧所逮者只得壞人心術也是果正人君子之所忍爲者乎孟子又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闢草萊任土地者又次之今聞彼胡利其戰具連結諸國而至於農作謂以盡地之性而竆人力之所

辨比之於商鞅之開阡陌李悝之盡地力亦已甚矣若依孟子之論而次第服刑則彼胡將無辭可免矣盖世間事理邪正甚明難掩耳目而彼卽以西胡技術謂之以萬萬非舊日中土農學之所能及也噫此說大故醜差而推戴西法孚於李鄴之張皇虜勢若非病風喪性之甚者安得如此說下也中土農學以經籍所載言之炎教耕農軒制井田堯命羲和平秩作戌舜洛州牧食哉惟時夏貢殷助周徹之法皆不過十一而厚恤民生箕子言八政之目而先其食貨周公著七月之篇而豫其衣食與夫各項田器之用無一未備歷代以來耕種耘耔以此足矣烏得以妖

訶奇巧推而加之於中國聖人制作之上哉雖或蜂之造蜜甘於易牙之味鮫之織綃精於魯般之巧然彼蜂鮫卽蟲魚而已豈可以偏能之長比倫於人類也嗚呼世之知德者鮮矣布帛之文菽粟之味孰識其貴哉

安起亭宗洙聰明強記講閩洛之書懷經濟之志今年春東遊日本得中西農書若干篇以歸譯以漢文删其繁冗彙分條析編以四卷命之曰農政新篇將以公諸同志傳之老農其志誠苦矣

夫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是以明王制民四等農居工商之上重民五教食爲喪祭之先而周公戒于成王曰先知稼

穡之艱難又曰予其明農若是乎農之其重也然樊遲請學稼而夫子斥之曰小人哉樊須也焉用稼其故何也盖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如樊遲者游於聖人之門而不要學大人明德新民之道乃請學稼其志卑且陋矣聖人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盖士之不遇處於草野則耕農固其職分而然所尚者尊德樂義也是故伊尹耕於莘野而樂堯舜之道孔明躬耕南陽而有王佐之才董生朝耕夜讀而稱孝慈之行此皆後人之所當師法也彼所謂講閩洛之書懷經濟之志者不於閩洛之書講究治策反貪淫於妖胡農書要爲經濟之方而刊布于世誠所

謂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也如使閩洛諸賢在乎今日將編此書教吾人亦如安之所爲乎昔許行託爲神農之言而孟子猶以爲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而深痛斥之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此言彼獨不聞乎若知而冒行則是侮聖言而無忌憚者也其禍也將甚於洪水猛獸而中國而淪於夷狄人類而入於禽獸也必矣詩曰靡哲不愚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若彼之聰明強記素無定力徒務虛遠適爲虎倀甚可惜哉

是書之行庶幾農有餘粟女有餘布黎民其不飢不寒

矣

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又曰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此乃三古不易之常典也是以上以仁愛下時使薄斂厚寬民力下以忠事上先公後私篤守常業而祗而賦事叅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故庶幾農有餘粟女有餘布而勤儉節用以備不虞也漢唐以來略倣是道而行焉則猶爲小康文景之世貞觀之治容有可道者矣若不然而征斂無數用度無節則囊橐並罄杼柚其空而公

私俱竭終至亂亡矣至若吾東素稱小華而勤儉質朴衣食俱足薄賦廣儲賑救凶荒先王之至仁深澤五百年于玆矣其在至治之日不有是書影子而絲身穀腹比屋皆封柰之何王府關石今皆盡變乎曾子曰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朱子註之曰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若是書之行舉世之人不復知有仁義而惟利是求其禍也必至於人將相食餘粟餘布不飢不寒何處可覓耶噫誰能承三聖距詖邪如孟子之爲而火其書人其人亦如昌黎之云耶

或曰是法多出於西人之法西人之法耶蘇之教也效其法是服其教也寧食首陽之薇豈可志飽煖而倣異法乎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非先王之制而能有濟者未之聞也

此說直截明快卽令人不覺曲踊距踴但首陽之薇一句說得太高而地盡頭底迫切話也彼之方念念主利者豈肯眼其心噤其舌而反不以餓死爲笑乎若以實事實理切近易知者諄諄誘之曰行吾德政修吾農器衣吾衣食吾食而務本節用救灾恤患則民不飢寒邦不危亂矣如是之外更無他道何忍以無倫妖邪之法亂吾衣裳之族

而俯首聽服乎縱或有一種鉋㷭之術動不動計功謀利而已計功謀利而已則其於仁親忠君之道如棄敝屣勢所必至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禽獸之行人豈爲之云爾則彼將何辭以飾之乎

噫是不知道與器之分也夫亘古窮宙而不可易者道也隨時變易而不可常者器也何謂道三綱五常孝悌忠信是已堯舜周孔之道炳如日星雖之蠻貊之邦不可棄也何謂器禮樂刑政服餙器用是已唐虞三代尚有損益況於數千載之後乎苟合於時苟利於民雖夷狄之法可行也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道有體用器亦有
體用三綱五常者道之體也發之爲愛敬忠悌道之用也
而又推以言之則禮樂刑政因時損益皆道之用也耳目
鼻口四肢百骸器之體也以之爲視聽呼吸語嘿屈伸器
之用也以外物言之則規矩準繩者器之體也以之爲方
圓平直器之用也而又推而言之則開闔盈虛隨事變通
皆器之用也今彼以禮樂刑政斷然謂器是徒知玉帛鍾
鼓桎梏結繩之爲禮樂刑政而不知禮樂刑政之實在乎
恭敬和樂懲討教令也與近世以四端謂氣者無甚差殊
以若識見反嘲人以不識道器之分俗語所云我歌查唱

也充不滿一笑如或說者能識道器之分故據先王之制
而斥西法之非言言痛快此與古人之扶陽抑陰尊華攘
夷存理遏欲衛正斥邪同一義諦也此箇道理那可與語
於混同華夷不分邪正之類哉彼且曰苟合於時苟利於
民雖夷狄之法可行也噫不失本心而略有羞惡存焉則
豈敢發此悖戾之氣耶蓋時措之宜非達權用中者未可
容易與議也且夷狄之法苟合於何時乎白圭魯人也而
欲二十而取一則孟子斥之曰欲輕於十一者大貉小貉
也二十取一莫利於民而特以非先王之制故也孟子豈
不欲利於民而如是論之哉陳良之徒陳相悅許行而學

焉則孟子又斥之以變於夷焉有爲先王之民聖人之徒而可行夷狄之法乎夫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此言君子所居則化也子思子曰素夷狄行乎夷狄此言難之夷狄行吾道於夷狄也是皆用夏而變夷也彼乃不曾讀此聖訓而敢謂夷狄之法可行乎不思甚矣

書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行吾之道所以正德也效彼之器所以利用厚生也此所謂并行而不相悖者也

禹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舜曰俞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夫舜與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之大聖

治天下之大衆大經大法略無疎漏而九功惟敘萬邦作乂奚但爲一時盧治實萬世有功也彼亦引此書爲言而乃反之曰效彼之器所以利用厚生也然則舜禹之時曾不有彼器也其所以利用厚生者抑以何物何器而若何爲之耶抑亦不能以利用厚生而徒爲餙辭以誇張耶縱云以利用厚生而其凡具無足觀之耶彼之意見必居一於是故揮却大聖人事業置之度外而乃敢肆然以效彼之器張膽爲言若是則聖人謨訓不過爲一場虛談瞞過後人而西胡妖巧乃穹壤間開物成務之第一權輿而駕出於古聖人德業上萬萬矣何其謬妄之甚也是何異於

坐井而觀天曰天小也天非小也所見者小耳於天何傷焉昔有一淫婦悅其隣里之冶郎多錢者昏夜奔奔而反誇張於衆婦女載績之座曰世間好男子無如某人諸孃何自若如此若如我往從則一生喫着足矣衆婦女遂割席嗟罵不已盖世間事亦有酷似者矣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彼今日行吾之道而效彼之器此乃販私鹽者叅遮之術而譬如兩袒女東家食而西家宿也食於東家是外面不得己也其情交親密曷若宿於西家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之有且彼旣以禮樂刑政服飾器用謂器也而又曰效彼之器到此地頭肺肝盡露而即西胡之前矛後勁耳

彼西胡果有何許禮樂刑政何等服餙器用而推戴若是也以吾所謂禮樂刑政服餙器用言之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就中大者享祀乎郊社宗廟扶植乎天常人紀而以至一身之視聽言動非禮無以也樂有六律五聲八音而理陰陽和神人上自郊廟朝廷下至鄉黨閭巷靡不用是而以養中和之性以在治忽之政若是乎禮樂之爲大也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之天命有德五服五章之刑政服餙不亦甚重乎與夫凡百器用無一非體陰陽之象成五行之性而人生日用之加减不得者也奈之何羽毛醜類虆芽西濱造作邪巧敢與先王舊章角立

爭衡而又其靡從之徒恩以易天下氣數一亂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若是其甚也吾所謂禮樂敎化典章文物陽也晝也正也義也華也人也彼所謂法敎技藝服飾器機陰也夜也邪也利也夷也獸也盖陰陽晝夜邪正義利華夷人獸每每相反界分甚明如薰蕕冰炭不同藏器也此盛則彼衰此進則彼退此長則彼消此盈則彼虛理之常也彼所謂並行而不相悖者雖欲厚誣得乎孟子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孔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彼身居大夫

之列而欲服其非先王之服欲誦其非先王之言欲行其非先王之行者抑何意歟凡無論某人若服洋之服誦洋之言行洋之行是洋而已矣

誠如或者之言炎帝耒耜非巢羲之法也趙過之代田非三代之制也曷不為太古之茹毛而食血乎抑將使斯民終歲勞苦穫不償功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然後乃合堯舜周孔之道乎嗚呼斯言固不足辨也

炎帝耒耜雖非巢羲之法而乃開物成務也趙過代田縱非助徹之制而亦隨時治粟也然炎帝趙過中國之聖人

名士也彼胡則西洋醜邪也烏可比倫而稱之哉或者岀死力斥彼法而終以非先王之制而能有濟者未之聞也爲言言論明快道理正當雖使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彼以何人不有公議乃反詰之曰曷不爲太古之茹毛而食血乎抑將使斯民終歲勞苦穫不償功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然後乃合於堯舜周孔之道乎此是郢書燕說而越津乘船也或者既曰率由舊章則斯民之足以仰事俯育自在其中矣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又曰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先王愛民之政合下若是寧有使斯民飢而死也特其終歲勞

耕稼不償功不足以仰事俯育者則後世暴君汚吏慢其經界重其賦斂奪其民時不得力穡使斯民至於此境也以此而謂之乃合堯舜周孔之道乎則彼之語本雖出於欲壓服我人而其實不知誣辱聖人也堯舜周孔之道使斯民終歲勞苦不足以仰事俯育者見於何書而聞於何人耶噫彼徒知彼法之甘心服行而不知華夷邪正之不可比同也徒知民事之勞力難支而不知先王舊章之不可改易也識見一差欲以援人胥溺者無足怪矣

大樸旣散風氣日開今之欲利用厚生者非用天之氣盡地之性竭人之智力如彼西人之爲者不可得也豈

徒農業爲然擧凡民生日用皆類是也
民生日用當行者至大且衆指不勝屈而以切近易知而
言之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冠昏喪祭飲射相見之
禮衣服文章之表貴賤飲食居處之別尊卑農桑之務本
工商之交易此其最著者也以至各項事務凡百器用無
一尋常冗費而此皆先王治教之所有定制也彼今日今
之欲利用厚生者非如泰西人之爲不可得也豈惟農桑
爲然擧凡民生日用皆類是也噫意到此地頭更無可說而
先王典章掃地盡矣豈意書契以後千萬載挾植宇宙之
大經大法盡壞於一時彼輩之手乎民生日用皆如西胡

之爲則不問何國何姓盡是十分洋人此乃天地間大變
故也豈惟一家一邦之私乎神州陸沉已過二百餘載而
先聖舊物僅存於東表一隅如碩果不食竟使羣陰其血
玄黃而一線陽脉雖見於窮泉之中顧得小須臾無死行
將見萬戶千門之次第以闢耶

蓋中土之人明於形而上者故其道獨尊於天下西國
之人明於形而下者故其器無敵於天下以中土之道
行西國之器則環球五洲不足定也

詩曰有物有則物者形而下之器也則者形而上之道也
如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德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也蓋天

下事物形而下者甚廣而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非超形器而獨立相對也是以古昔聖人窮夫事物之理因其固有者而制爲當行之器無大無小是皆民生日用之不可缺之者也然形器各殊故斯道也隨其所乘而其分亦殊天圓而行健地方而靜順陽温而舒和陰寒而慘刻人生全而明通物類偏而昏塞華夏居中而正直夷狄處邊而邪曲此則開闢以來章章已然之迹而雖至一元窮盡頭亦當如斯而已夫道與器决是二物而然非器則理無所乘非道則器無所載而始終動靜亦相離不得也彼今曰西國之人明於形而下者故其器無敵於天下噫彼亦

知道器相須而如此爲說則不惟其器爲然其所乘之道亦無敵於天下也有何顧忌而反乃掩頭露尾爲此魚腸藏匕之術耶先聖王大制作以竢百世無疑而彼乃視之若笆籬邊無用底物一切埋沒略無影子惟以西胡之淫邪妖物血誠右袒如見肺肝揜不可得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位而利其災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儘先獲準備語也彼所謂以吾之道行彼之器者尤不近理雖使五尺之童聽之難罔以非其道也盖道之不同不相爲謀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理之常也行吾之器則吾之道固行矣行彼之器則彼之道亦行矣其故何也道

者器之主宰也器者道之用具也道非在器外而二者相須離亦不得此之謂道亦器器亦道也若以吾之道行彼之器不啻方底而圓蓋其邪正吉凶判然若霄壤之絕不出幾日與物俱化而吾之道不期蔑而自滅矣一言喪邦不其信然而異端之害甚於洪水猛獸者尤爲皎然無疑也今使天下人人服彼之服食彼之食居彼之居用彼之用而誘其耳目幻其心術則頂踵毛髮動靜云爲便與彼胡一心齊色更無分揀矣吾道影響更從那處可討乎舜命皐陶戒之以蠻夷猾夏周公相武王兼夷狄而驅猛獸孔子作春秋尊華而攘夷如使大舜周孔當今出治則抑

亦行彼之器耶聖人之御世也誕敷文教使吾民正德利
用厚生而至於遠方夷狄一任彼酋者非不欲博施盡從
也但以其土性險邪俗習淫巧不可與入於甄陶之中矣
若或梯航來王則但羈縻撫遣而已梗化入寇則亦興師
逐出而已彼所謂環球五洲不足定也者卽令人捧腹漢
武遠征四夷而海內虛耗唐宗胡越一家而釀成禍胎矧
今絶遠遙邪之類可結同堂之親乎且環球五洲之說卽
彼胡之愚弄一世耳目也安以人類而透入陰界別有所
居三洲耶若此不經虛怪之言塗聽道說者亦已甚妄矣
孟子曰地不改闢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

也文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焉今之計莫若修吾德政愛恤民生詰吾戎兵謹守舊疆則衆心成城昆夷喙矣何忍行彼之器而反取禍亂哉

乃中土之人不惟不能行西國之器並與中土之道而亦徒名無實委靡將墜此所以日被西人之侮而莫之禦也苟能舉吾之道則行彼之器亦猶反掌耳若是乎道器之相須而不離也

嗚呼女眞之竊據函華迄今數百餘禩而剃頭辮髮毁冠易服用夷變夏穢德彰聞從古戎狄之所不敢爲而載籍之所未有也卽先王之罪人生民之世讎也形旣毁矣道

亦毁矣彼所謂徒名無實切非接律得情而失之太寬也其被侮莫禦則此是鳥獸之相鬪也其爪牙利否何爲問之盖吾之道與器正也彼之道與器邪也苟能擧吾之道則彼之器自不得售矣行彼之器亦猶反掌云者是知華夷邪正之大界分乎今如有王者作於中國斯道復明則彼之火輪電線妖邪之物焉敢接跡橫行於華夏一步地乎如疾雷白日之下魍魅妖怪必有屛藏矣若不問華夷邪正之若何而徒欲混同牽合以謂道器相須則無異冄漆並藏也豈知道器之妙者乎

是書雖出不能徒行惟擧吾之道然後是書乃行是足書

行則餘皆旁通而類推矣起亭之編是書盖將爲之兆
也云云
是書著卽西胡農書也安之編述已經十霜而其間語變
有不可勝言者余曾於一處偶見是書書中所言所畫奇
巧回邪無慮累百而一言以蔽之曰興利而已未知此外
有甚緊要而但於吾道大用處無一箇近似發明也盖書
不能徒行其法亦次第施行彼所謂是書行則餘皆旁通
而類推者果十分傳神也胡乃以吾道二字爲瞞人好題
目而節節頭擡也猶恐他人之議已而爲然耶第觀今日
之域中物色何如莫赤非狐莫黑非烏耶教妖書弁輸於

輦轂之下而愚弄士庶異形殊言雜處於閭閻之內而奸譎婦女子弟厚祿選入天主之堂兵隊變制幻出胡倭之服淫藥易腸男女無羞惡之情利言充腹臣子多亂逆之掌魔道幻術欺人錢財妖貨奇技竭吾土物火輪巨艦塞於咽喉之港電機長繩綴於腹背之地有數財穀輸於尾閭無辜民命危如漏船三千里金城湯池任彼而審其關防要害五百年 宗廟社稷俠誰而安如磐石鞏固民神混雜徒切嫠婦漆室之憂天呂遙臨莫逃野人芹曝之誠

昔聞釋樣通於西域而佛道始入中國爲民生難治之疾

今見宗洙遊於東倭而洋法遍滿小華爲邦家無疆之憂

吾將爲其肉乎彼獨快於心歟蠃豕蹢躅是書蓋將爲兆碩果剝食孤根孰能以任春秋之法先治其亂賊黨與民國爲害最莫如利欲窠窟能言距異端者聖人之徒未欲喪斯文也昊天必復王霸雖混爲一途公論自定於百世仲尼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孟子曰豈好辯哉予不得已矧乎誦孔孟之法者可不辨華夷之分乎彼旣曰是書蓋爲之兆也余亦曰是書蓋爲之兆也

近歲又有忠孝經合璧一種新書行于世所謂忠經一不知是何人所作也其立言體例分章尾結略倣古文孝經而據其序說大槩以爲忠孝者天地之常經而相爲始終不

可缺一也旣有夫子孝經則今此忠經之作亦所以慮其偏而補其闕也噫此言乃大故悖妄而粗不識孝經大義也盖孝者百行之本而敎之所由生是至德要道也是以夫子以是而詔于曾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此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此士之孝也又曰君子之敎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敎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敎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又曰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又曰要君者無上

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又曰君子事
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
親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
於官又曰天子有爭臣七人不失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
不失其國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
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大聖人所訓若是章
章著明不一而足而臣子事君之節亦莫詳於此經也蓋
忠孝二字言殊理一而孝是忠之本忠是孝之一事旣曰
孝經則忠在其中而孝經卽忠經也彼乃專不審孝經本
文大義若何而反以爲有孝而不可無忠以若妄見別爲

恵經是乃厚誣聖人而略無忌憚者也且經之爲名盖以
其聖人所言爲萬世不易之大經而然聖人亦未嘗以其
所著自以謂經而門人後學乃追尊稱之也昔王通編述
漢晉以來許多雜細詩文自擬於夫子之刪詩書名曰續
經而有宋諸賢斥而譏之曰漢晉文字曷嘗有如唐虞三
代之典謨雅頌乎譬如小兒竪屋而南越王黃屋左纛聊
以自娛耳夫王通述得他箇文字而尙被斥如是矧彼何
人斯乃敢以些小自著文字僭猥稱經耶其中有所謂四
曰興利一節此乃不經之甚者而肺肝之不可掩得處也
聖人法門何嘗以興利爲臣子事君之道乎此夫子之所

罕言而曾孟之俱所深排痛絕也若如彼說則孔僅桑弘
羊字文融之徒爲一等忠臣而聚斂之冉求不可鳴鼓矣
且其合璧二字直令人髮竪膽裂盖聞太初日月如合璧
五星如貫珠今此合璧自乃比同於夫子而偃然不疑即
吳楚僭王而斯文亂賊也奚但若尹鑴之掃去中庸章句
崔錫鼎之亂編禮經白文哉挽近以來正學不明人紀壞
亂邪說甚熾士氣沮喪公論不張國是未定何事不有何
變不生此等文字肆然布世而上自太學下至鄉曲無一
人聲罪致討者而視若尋常恬不爲怪且其喪性易腸之
徒又從而極口稱美吁可寒心長夜世界此箇義理烏可

與不知者道哉夫夫子日月也於日月何傷焉多見其不知量也或曰忠經是安宗㳠自作而其序則中箕善所題云（合璧新書此乃斯文大變而若如或說則此書與農政新編同出一人之手故更不別爲題目畧辨以附尾焉）

警示賊徒文

爾東徒悉聽我言盖亂臣賊子不必士師人人得以誅之邪說害正不必聖賢人人得以攻之此是大聖人一部春秋垂世立法之訓也若外乎此則是侮聖言而不畏天命也爾徒俱非吾 君之臣子乎乃祖乃父幾十世以來久蒙五百餘年教養之聖化而爾徒之頂天履地絲身穀腹而得至有今日者又是誰之力耶設或不幸而有外國侵

犯國當誓死同力禦侮敵愾之不暇而若之何近歲以來漸染邪教嘯聚頑愚橫行列邑冒犯邦憲竊奪軍器拒戰王師而乃反以輔國安民之說愚弄一世爾徒之心路人皆知此乃邪說之巨魁亂賊之首倡也獲罪于天無所逃也曾聞爾徒之言亦曰忠孝忠孝之人亦有是事耶上以貽國家宵旰之憂下以遺民生耕作之害若是者果爲輔國安民乎且爾徒曾不讀古史乎蚩尤作亂銅額能霧而竟禽於涿鹿之野黃巾米賊徧滿天下而盡滅於羣雄之手若爾徒者以回回歐巳之魔道幻術誘合不逞敢行亂逆豈謂三千里江山無忠義英豪之人聲罪致討者乎今

爲爾徒計莫若釋爾兵器歸命法司則我國家以天地寬
仁大度視之以潢池弄兵而舊染汚俗咸與維新也若終
不改心革面而陸梁梗化敢爲仇敵則皇天 祖宗之靈
赫怒降威乃殄滅之無遺育而乃祖乃父亦乃斷棄汝不
救乃死爾徒之言曰豈以一王之民而自相攻擊爾無知
爲王民則王民而若是乎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雖
不字民民不可以不忠實萬古不易之常經也爾徒今日所
爲於心安乎於理當乎心不安理不當而忍而爲此則不
軌甚矣非徒爲一國一世之罪人而乃天下萬世之罪人
也古人云異端邪說之害甚於洪水猛獸而其流之弊至

於流血千里伏屍百萬歷觀古今信乎其不誣矣吾姓名金漢燮也早承家訓粗知爲己之學而又從師友間所讀者聖賢之書所講者忠孝之道而外他不正之書未嘗一接於目非法之言亦未嘗一出於口雖僻處荒野每聞爾徒以妖邪術學誘人聚黨而苦口擯斥之者特以其害吾正道也雖知寸膠莫能止乎獨流竊比孤燭庶有光於昏衢爾徒誠若以此而欲甘心於我則使一卒刺而殺之則已矣何必煩動爾數多徒黨耶盖從古無不亂之國而亂定則民生自若也今爾徒非惟亂逆罪不容誅使我倫綱衣裳之人駸駸然胥入於裔戎禽獸之域而箕邦三千年

禮義之俗掃地盡矣其禍其罪奚啻倍蓰於稱亂也昔魯
汪童死於衛社而聖人命勿殤焉今吾老病將死矣雖莫
能執兵衛社如汪童之爲而若以閑聖道斥邪說見害於
爾徒則吾亦甘心矣橫逆之來聖人有所不免吾雖昏劣
豈肯畏㤼奔竄而爲全軀之計哉世間人生孰不一死而
死於死則幸莫幸矣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矣心已久自外
榮辱我何與焉我之所居卽首陽山下也死之日得埋於
首陽之側從夷齊二子遊於地下足矣他復何說　崇禎
五甲午五月朔朝雷山病人題

吾南先生文集卷之十三